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唐新語卷二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恕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孫琨

子部十二

唐新語　小說家類一　雜事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唐新語十三卷唐劉肅撰唐書藝文志載此書三卷注曰元和中江都主簿此本結銜乃題登仕郎守江州潯陽縣主簿未詳孰是也所記起武德之初迄大歷之末凡分三十門皆取軼文舊事有裨勸戒者前有

自序後有總論一篇稱昔荀悦紀漢事可為鑒戒者以為漢語今之所記庶嗣前修云云故唐志列之雜史類中然其中諧謔一門繁蕪猥瑣未免自穢其書有乖史家之體例今退置小說家類庶協其實是書本名新語唐志以下諸家著録並同明馮夢禎俞安期等因與李垕續世說偽本合刻遂改題曰唐世說殊為臆撰商維濬刻入稗海并於肅自序

中增入世說二字益偽妄矣稗海又佚其卷末總論一篇及政能第八之標題亦較馮氏姚氏之本更為踈舛今合諸本參校定為書三十篇總論一篇而復名為唐新語以還其舊焉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唐新語原序

自庖犧畫卦文字聿興立記注之司以存警誡之法傳稱左史記言尚書是也右史記事春秋是也洎唐虞氏作木火遞興雖戢干戈質文或異而九丘八索祖述莫殊宣文删落其繁蕪丘明捃拾其疑闕馬遷創變古體班氏遂業前書編集既多省覽為殆則擬虞卿陸賈之作袁宏荀氏之録雖為小學抑亦可觀邇来記注不乏於代矣聖唐御㝢載幾二百聲明文物至化玄風卓爾

於百王輝映於前古肅不揆庸淺輙爲纂述備書徽婉恐貽牀屋之尤全採風謡懼招流俗之説今起自國初迄于大歷事關政教言涉文詞道可師模志將存古勒成十三卷題云大唐新語聊以宣之開卷豈敢傳諸奇人時元和丁亥歲有事于圜丘之月序登仕郎守江州潯陽縣主簿劉肅撰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新語卷二

唐 劉肅 撰

匡贊第二

杜如晦少敏悟精彩絶人太宗引為秦府兵曹俄改陝州長史房玄齡聞於太宗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之才若大王守藩無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不可太宗乃請為秦府掾封建平縣男補文學館學令文學褚亮為之贊曰建平文雅休有烈

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貞觀初為右僕射玄齡為左
僕射太宗謂之曰公為僕射當須大開耳目求訪賢
哲此乃宰相之弘益比聞聽受詞訴日不暇給安能
為朕求賢哉自是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其法令意
在寛平不求備以取人不以己長格物如晦玄齡引
進之如不及也太宗每與玄齡圖事則曰非如晦莫
能籌之及如晦至則用玄齡之策二人相須以斷大
事迄今言良相者稱房杜焉及如晦薨太宗謂虞世

南曰吾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物化實痛于懷卿體吾意為製碑也後太宗嘗新瓜美愴然悼之輟其半使置之靈座及賜玄齡黃銀帶因謂之曰如晦與公同心輔朕今日所賜唯獨見公泫然流涕以黃銀帶辟惡為鬼神所畏命取金帶使玄齡送之于其家也魏徵常陳古今理體言太平可致太宗納其言封德彝難之曰三代已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魏徵書生若信其虛

論必亂國家徵詰之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其所化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黄帝與蚩尤戰既勝之後便致太平九夷亂德顓頊征之既尅之後不失其理桀為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而俱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返樸素至今應為鬼魅寧可得而教化耶德彝無以難之徵薨太宗御製碑文并御書後為人所讒勅令踣之及征遼不如意深自悔恨乃嘆曰魏徵若在不使我

有此舉也既渡水馳驛以少牢祭之復立碑焉

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所不能恣情以樂當年而勵心苦節卑宫菲食者正為蒼生耳我為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得蕭曹韓彭天下寧宴舜禹殷周用稷契伊吕四海乂安此事朕並兼之給事中張行成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於塗炭何禹湯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宏遠然文武之列未嘗無將相何用臨朝對衆

與其較量將以天下已定不藉其力復以萬乗至尊
與臣下爭功臣聞天何言哉而四時行焉又曰汝唯
弗矜天下莫與汝爭功臣備員近樞非敢知獻替事
輒陳狂直伏待葅醢太宗深納之俄遷侍中
太子承乾既廢魏王泰因入侍太宗面許立為太子乃
謂侍臣曰青雀入見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與
陛下為子更生之日臣有一孽子百年之後當為陛
下殺之傳國晉王父子之道固當天性我見其意甚

矜之青雀泰小字也褚遂良進曰失言伏願審思無令錯誤安有陛下萬歲之後魏王持國執權為天子而肯殺其愛子傳國晉王者乎陛下頃立承乾後寵魏王愛之踰嫡故至於此今若立魏王須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也因起入內翌日御兩儀殿群臣盡出詔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褚遂良謂之曰我有三子一弟所為如此我心無憀因自投于床無忌爭趨持上抽佩刀無忌等驚

懼遂良於手爭取佩刀以授晉王因請所欲立太宗曰欲立晉王無忌等曰謹奉詔異議者請斬之太宗謂晉王曰汝舅許汝也宜拜謝之晉王因下拜移御太極殿名百寮立晉王爲皇太子群臣皆稱萬歲

高宗朝晉州地震雄雄有聲經旬不止高宗以問張行成行成對曰陛下本封於晉今晉州地震不有徵應豈使徒然哉夫地陰也宜安靜而乃屢動自古禍生宫掖釁起宗親者非一朝一夕或恐諸王公主謁見

頻頻承間伺隙復恐女謁用事臣下陰謀陛下宜深思慮兼脩德以杜未萌高宗深納之

則天朝默啜陷趙定等州詔天官侍郎吉頊為相州刺史發諸州兵以討之署無應募者中宗時在春宮則天制皇太子為元帥親征之吏人應募者日以數千賊既退頊徵還以狀聞則天曰人心如是耶因謂頊曰卿可於衆中說之頊於朝堂昌言朝士聞者喜說諸武患之乃發頊弟兄贓狀貶為安固尉方辯得名

見涕淚曰臣辭闕廷無復再謁請言事臣疾亟矣請
坐籌之則天曰可頊曰水土各一盆有競乎則天曰
無頊曰和之為泥競乎則天曰無頊曰分泥為佛為
天尊有競乎則天曰有頊曰臣亦為有竊以皇族外
戚各有區分豈不兩安全耶今陛下貴賤是非於其
間則居必競之地今皇太子萬福而三思等久已封
建陛下何以和之臣知兩不安矣則天曰朕深知之
然事至是頊與張昌宗同供奉控鶴府昌宗以貴寵

懼不全計於項項曰公兄弟承恩澤深矣非有大功必無全理唯一策若能行之豈唯全家當享茅土之封除此外非項所謀昌宗涕泣請聞之項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請復相王廬陵以繼生人之望昌宗乃乘間屢言之幾一歲則天意乃易既知項之謀乃名項問項對曰廬陵相王皆陛下子高宗初顧託於陛下當有所注意乃迎中宗其興復唐室項有力焉睿宗登

極下詔曰曩時王命中圯人謀未輯首陳反正之議克創祈天之業永懷忠烈寧忘厥勳可贈御史大夫則天以武承嗣為左相李昭德奏曰不知陛下委承嗣重權何也則天曰我子姪委以心腹耳昭德曰若以姑姪之親何如父子何如母子則天曰不如也昭德曰父子母子尚有逼奪何諸姑所能容使其有便可乘御寶位其遽安乎且陛下為天子陛下之姑受何福慶而委重權於姪手大事去矣則天矍然曰我未

思也即日罷承嗣政事

長安末張易之等將為亂張柬之陰謀之遂引桓彥範敬暉李湛等為將委以禁兵神龍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暉等率兵將至玄武門王同皎李湛等先遣往迎皇太子於東宮啓曰張易之兄弟反道亂常將圖不軌先帝以神器之重付殿下主之無罪幽廢人神憤惋二十三年于兹矣今天啓忠勇北門將軍南衙執政尅期以今日誅兇豎復李氏社稷伏願殿下暫至

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兇竪悖亂誠合誅夷如聖躬不康何慮有驚動請為後圖同皎諷諭久之太子乃就路又恐太子有悔色遂扶上馬至玄武門斬關而入誅易之等於迎仙院則天聞變乃起見太子曰乃是汝耶小兒既誅可還東宫桓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往者天皇棄群臣以愛子託陛下令太子年長久居東宫將相大臣思太宗高宗之德誅兇竪立太子兵不血刃而靖内難則天意人事歸于李氏久

矣今聖躬不康神器無主陛下宜復子明辟以順億兆神祇之心臣等謹奉天意不敢不請陛下傳位燮子萬代不絕天下幸甚矣則天乃卧不語見李湛曰汝是誅易之兄弟人耶我養汝輩翻見今日湛不敢對湛義府之子也

景雲二年二月睿宗謂侍臣曰有術士上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卿等為朕備之左右失色莫敢對張説進曰此有讒人設計擬揺動東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監

國則君臣分定自然窺覦路絶災難不生姚崇宋璟
郭元振進曰如説所言睿宗大説即日詔皇太子監
國時太平公主將有奪宗之計於光範門内乘步輦
侯執政以諷之衆皆恐懼宋璟昌言曰太子有大功
於天下真社稷主安敢妄有異議遂與姚崇奏公主
就東都出寧王巳下為刺史以息人心睿宗曰朕更
無兄弟唯有太平一妹朝夕欲得相見卿勿言餘並
依卿所奏公主聞之大怒玄宗懼乃奏崇璟離間骨

肉請加罪悉停寧王已下外授崇貶申州刺史璟楚州刺史

蘇頲神龍中遷給事中并修文館學士轉中書舍人時父瓌為宰相父子同掌樞密時人榮之屬機事填委制誥皆出其手中書令李嶠嘆曰舍人思如泉湧嶠所不及也後為中書侍郎與宋璟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璟甚悅之嘗謂人曰吾與蘇家父子前後同時為宰相僕射長厚誠為國器獻可

替否罄盡臣節𩐎過其父也後罷政事拜禮部尚書而薨及葬日玄宗遊咸宜宫將舉獵聞𩐎喪出惓然曰蘇𩐎今日葬吾寧忍娱遊乎遂中路還宫初姚崇引璟為中丞再引之入相崇善應變故能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政二人執性不同同歸于道叶心翼賛以致刑措焉

姚崇以拒太平公主出為申州刺史玄宗深德之太平既誅徵之為同州刺史素與張説不叶説諷趙彦昭

彈之玄宗不納俄校獵于渭濱密召崇會于行所玄宗謂曰卿頗知獵乎崇對曰此臣少所習也臣年三十居澤中以呼鷹逐兎爲樂猶不知書張璟謂臣曰君當位極人臣無自棄也邇来折節讀書以至將相臣少爲獵師老而猶能玄宗大悅與之偕馬臂鷹遲速在手動必稱㫖玄宗歡甚樂則割鮮閑則咨以政事備陳古今理亂之本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玄宗心益開聽之亹亹忘倦軍國之務咸訪於崇崇罷

冗職修舊章內外有叙又請無赦宥無度僧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玄宗悉從之而天下大理張說獨排太平之黨請太子監國平定禍亂遂為宗臣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為文思精老而益壯尤工大手筆善用己長引文儒之士以佐王化得僧一行賛明陰陽歷律以敬授人時封太山祠脽上舉闕禮謁五陵開集賢置學士功業恢博無以加矣尚然諾于君臣朋友之際大義甚篤及甍玄宗

為之罷元會制曰弘濟艱難參其功者時傑經緯禮
樂賛其道者人師式瞻而百度允釐既往而千載貽
範台衡軒冕垂黼藻於當年徽策寵章播芳䅭於後
葉故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説星象降靈雲龍合契元
和體其冲粹妙有釋其至賾挹而莫測仰之彌高釋
義探繫表之微英詞鼓天下之動昔傳風諷綢繆歲
華含春容之聲和而必應蘊泉源之智啟而斯沃授
命與國則天衢以通濟同以和則朝政惟允司鈞總

六宫之紀端揆為萬邦之式方弘風緯俗返本於上古之初而邁德振仁不臻於中壽之福吁嗟不慭既喪斯文宣室餘談洽若在耳玉殿遺草宛然留迹言念忠賢良深震悼是用當宁撫几臨樂撤懸罷稱觴之儀遵往禭之禮可贈太師賻物五百段禮有加等儒者榮之

開元中陸堅為中書舍人以麗正學士或非其人而所司供擬過為豐贍謂朝列曰此亦何益國家空致如

此費損將議罷之張說聞之謂諸宰相曰說聞自古帝王功臣則有奢縱之失或興造池臺或耽翫聲色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論刊校圖書詳延學者今之麗正即是聖主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所費者細所益者大陸子之言為未達也玄宗後聞其言堅之恩眄從此而減

開元二十三年加榮王已下官勅宰臣入集賢院分寫告身以賜之侍中裴耀卿因入書庫觀書既而謂人

曰聖上好文書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允使學徒
雲集觀象設教盡在是矣前漢有金馬石渠後漢有
蘭臺東觀宋有總明陳有德教周則獸門麟趾北齊
有仁壽文林雖載在前書而事皆瑣細方之今日則
豈得扶輪捧轂者哉
張九齡開元中為中書令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奏裨將
安禄山頻失利送就戮於京師九齡批曰穰苴出軍
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禄山

不宜免死及到中書九齡與語久之因奏曰祿山狼
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絶後患玄宗曰
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之意誤害忠良更加官爵放
歸本道至德初玄宗在成都思九齡之先覺詔曰
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業者輔相之臣生則保其
榮名沒則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贈實存於
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維岳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
際寅亮成功讜言定於社稷先覺合於蓍蔡永懷賢

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樵蘇必禁爰從八命之秩更重三台之位可贈司徒仍令遣使就韶州致祭者

規諷第二

太宗射猛獸於苑內有群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直来衝馬吏部尚書唐儉下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

太宗善之因命罷獵

太宗有人言尚書令史多受賂者乃密遣左右以物遺之司門令史果受絹一匹太宗將殺之裴矩諫曰陛下以物試之遽行極法所謂陷人以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乃免

太宗嘗罷朝自言殺却此田舍漢文德皇后問誰觸忤陛下太宗曰魏徵每廷辱我使我常不得自由皇后退朝服立於廷太宗驚曰何為若是對曰妾聞主聖

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盡直言妾備後宮焉敢

不賀於是太宗意乃釋

張玄素貞觀初太宗聞其名召見訪以理道玄素曰臣

觀自古以來未有如隋室喪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

其法日亂向使君虛受於上臣弼違於下豈至於此

且萬乘之主欲使自專庶務日斷十事而有五條不

中者何況萬務乎以日繼日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

亡何待陛下若近鑒危亡日慎一日堯舜之道何以

加之太宗深納之

太宗幸九成宮還京有宮人憩湋川縣官舍俄而李靖王珪至縣官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珪太宗聞之怒曰威福豈由靖等何為禮靖等而輕我宮人即令按驗湋川官屬魏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賤隸論其委任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訪闕廷法式朝覲陛下問人間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亦不可不謁也至於宮人供養之外不合參

承若以此加罪恐不益德音駭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遂捨不問

谷那律貞觀中為諫議大夫褚遂良呼為九經庫永徽中嘗從獵途中遇雨高宗問油衣若為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為之不漏也意不為畋獵高宗深賞焉賜那律絹帛二百疋

魏知古性方直景雲末為侍中𤣥宗初即位獵于渭川時知古從駕因獻詩以諷曰嘗聞夏太康五弟訓禽

荒我后来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摯講事武功

揚奔走未及去翾飛豈暇翔非熊從渭水瑞翟想陳

倉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

棠得失鑒齊楚仁恩念禹湯邕㷧諒在宥亭毒匪多

傷辛甲今為史虞箴遂孔彰手詔褒美賜物五十段

後兼知吏部尚書典選事深為稱職所薦用人遂咸

至大官

唐新語卷一

唐新語卷二

唐 劉肅 撰

極諫第三

武德初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三事諫其一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凡曰蒐狩須順四時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獻鷂鶵者此乃前朝之弊風少年之事務何忽今日行之又聞相國參軍盧牟子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頻蒙賞賚但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陛下有所欲何求不得陛下所少豈此物乎其二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此謂淫風不可不改其三曰太子諸王左右羣寮不可不擇願陛下納選賢才以為僚友則克崇磐石永固維城矣高祖覽之悅賜帛百疋遂拜為侍書御史

高祖即位以舞人安叱奴為散騎常侍禮部尚書李綱諫曰臣按周禮均工樂胥不得參士伍雖復才如子

野妙等師襄皆終身繼代不改其業故魏武帝欲使禰衡撃鼓乃解朝衣露體而撃之問其故對曰不敢以先王法服而為伶人衣也惟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授安馬駒為開府有國家者俱為殷鑒今天下新定開太平之運起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人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廟固非創業規模貽厥子孫之道高祖竟不能從

蘇世長武德四年王世充平後其行臺僕射蘇世長以

漢南歸順高祖責其後服世長稽首曰自古帝王受命為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斂手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高祖與之有舊遂笑而釋之後從獵於高陵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祖顧謂羣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對曰陛下畋獵薄廢萬幾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對曰為臣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忠矣嘗侍宴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煬帝之所作耶何雕麗之

若是也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
是吾所造何須詭疑是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
傾宮鹿臺琉璃之瓦並非受命帝王節用之所為也
若是陛下所造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當陪侍見
陛下宅宇纔蔽風霜當此時亦以為足今因隋之侈
人不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謂懲其奢淫不
忘儉約今於隋宮之内又加雕飾欲撥其亂寧可得
乎高祖每優容之前後匡諫諷刺多所弘益

張玄素為給事中貞觀初修洛陽宫以備廵幸上書極諫其略曰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及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異昔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深願陛下思之無為由余所笑則天下幸甚太宗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玄素對曰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于亂且陛下初平東都太上皇勑高門大殿並宜焚毁陛下以瓦石可用不宜焚灼請賜與貧人事

雖不行天下稱為至德今若不遵舊制即是隋役復興五六年間取舍頓異何以昭示萬姓光敷四海太宗曰善賜綵三百匹魏徵歎曰張公論事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馬周太宗將幸九成宫上疏諫曰伏見明勑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宫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晨昏起居今所幸宫去京三百餘里鑾輿動軏俄經旬日非可朝行暮至也脫上皇情或思感欲見

陛下者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行本意只為避暑則
上皇尚留熱處而陛下自逐涼處温凊之道臣竊不
安文多不載太宗稱善
皇甫德參上書曰陛下修洛陽宫是勞人也收地租是
厚斂也俗尚高髻是宫中所化也太宗怒曰此人欲
使國家不收一租不役一人宫人無髮乃稱其意魏
徵進曰賈誼當漢文之時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三可
為長歎者五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則不能

服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訕謗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在陛下裁察不可責之否則於後誰敢言者乃賜帛二十疋命歸

徐充容太宗造玉華宫於宜君縣諫曰妾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曽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功損之又損頗有功力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豈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宫菲

食聖主之所安金屋瑶臺驕主之作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不竭矣用而息之則人胥悅矣詞多不盡載充容名惠孝德之女堅之姑也文彩綺麗有若生知太宗崩哀慕而卒時人傷異之

房玄齡與高士廉偕行遇少府少監竇德素問之曰北門近來有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太宗謂玄齡士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小小營造何妨卿事玄齡

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亦不解玄齡等謝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陛下所為若是當助陛下成之所為若非當奏罷之此乃事君之道玄齡等問既無罪而陛下責之玄齡等不識所守臣實未喻太宗深納之

總章中高宗將幸涼州時隴右虚耗議者以為非便高宗聞之名五品已上謂曰帝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

此盖常禮朕欲暫幸凉州如聞中外咸謂非宜宰臣已下莫有對者詳刑大夫来公敏進曰陛下廵幸凉州宣王略求之故實未虧令典但隨時度事臣下竊有所疑既見明勑施行所以不敢陳𧩙奉勑顧問敢不盡言伏以高麗雖平扶餘尚梗西道經略兵猶未停且隴右諸州人户寡少供待車馬備擬稍難臣聞中外實有竊議高宗曰既有此言我止度隴存問故老蒐狩即還遂下詔停西幸擢公敏為黄門侍郎

袁利貞為太常博士高宗將會百官及命婦於宣政殿并設九部樂利貞諫曰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象闕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望請命婦會於别殿九部樂從東西門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於三殿别所自可備極恩施高宗即令移於麟德殿至會日使中書侍郎薛元超謂利貞曰卿門傳忠鯁能獻直言不加厚賜何以奬勸賜綵百疋遷祠部員外

李君球高宗將伐高麗上疏諫曰心之痛者不能緩聲

事之急者不能安言性之忠者不能隱情且食君之禄者死君之事今臣食陛下之禄其敢愛身乎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聖主重行之也畏人力之盡恐府庫之殫懼社稷之危生中國之患且高麗小醜潛藏山海得其人不足以彰聖化棄其地不足以損天威文多不載疏奏不報

中書令郝處俊高宗將下詔遜位于則天攝知國政召

宰臣議之處俊對曰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然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謫見於天下則禍成于人昔魏文帝著令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奈何遂欲自禪位于天后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后惟陛下詳審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處俊所引經典其言至忠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高宗乃止及

天后受命處俊已歿孫象竟被族誅始則天以權變多智高宗將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威福並作高宗舉動必為掣肘高宗不勝其忿時有道士郭行真出入宮掖為則天行厭勝之術內侍王伏勝奏之高宗大怒密召上官儀廢之因奏天后專恣海內失望請廢黜以順天心高宗即令儀草詔左右馳告則天遽詣草詔猶在高宗恐其怨懟待之如初且告之曰此並上官儀教我則天遂誅儀及伏勝等并賜太子忠

死自是政歸武后天子拱手而已竟移龜鼎焉

周興來俊臣羅織衣冠朝野慴懼御史大夫李嗣真上

疏諫曰臣聞陳平事漢祖謀疎楚之君臣乃用黄金

七十斤行反間之術項羽果疑臣下陳平之計遂行

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如當有凶慝焉知不先謀疎

陛下君臣後除國家良善臣恐為社稷之禍伏乞陛

下迴思遷慮察臣狂瞽然後退就鼎鑊實無所恨臣

得歿為忠鬼孰與存為諂人如羅織之徒即是疎間

之漸陳平反間其遠乎哉遂為俊臣所構放于嶺表俊臣死徵還途次桂陽而終贈濟川刺史中宗朝追復本官

宗楚客兄秦客潛勸則天革命累遷内史後以贓罪流于嶺南而死楚客無他材能附會武三思神龍中為中書舍人時西突厥阿史那忠節不和安西都護郭元振奏請徙忠節於内地楚客與弟晉卿及紀處訥等納忠節厚賂請發兵以討西突厥不納元振之奏

突厥大怒舉兵入寇甚爲邊患監察御史崔琬劾奏
楚客等曰聞四牡項領良御不乘二心事君明罰無
捨謹按宗楚客紀處訥等性惟險詖志越谿壑幸以
遭遇聖主累忝殊榮承愷悌之恩居弼諧之地不能
刻意砥操憂國如家微効涓塵以裨川岳遂乃專作
威福敢樹朋黨有無君之心闕大臣之節潛通獫狁
納賄易貲公引頑凶受賂無限醜問充斥穢跡昭彰
且境外交通情狀難測今娑葛反叛邊鄙不寧由此

贓私取怨外國論之者取禍以結舌語之者避罪而鉗口晉卿昔居榮職素闕忠誠屢擅嚴刑皆由黷貨今又叨忝頻沐殊恩厚祿重權當朝莫比曾無悛改乃徇贓私此而容之孰云其可臣謬忝公直義在觸邪請除巨蠹以答天造中宗不從遽令與琬和解俄而韋氏敗楚客等咸誅

蘇安恒博學尤明周禮左氏長樂二年上疏諫請復子明辟其詞曰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

而偷生故君道不明忠臣之過臣道不軌烈士之罪今太子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之恩蔽太子元良據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能使天下移風易俗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太帝墳陵疏奏不納魏元忠為張易之所搆安恒又申理之易之大怒將殺之賴朱敬則桓彥範等保護獲免後坐節愍太子事下獄死睿宗即位下詔曰蘇安恒文學立身鯁直誠操往

年陳疏忠讜可嘉屬回邪擅權奄從非命興言軫悼用惻于懷可贈諫議大夫

張柬之既遷則天于上陽宮中宗猶以皇太子監國告武氏之廟時累日陰翳侍御史崔渾奏曰方今國命初復正當徽號稱唐順萬姓之心奈何告武氏廟廟宜毀之復唐鴻業天下幸甚中宗深納之制命既行陰雲四除萬里澄廓咸以為天人之應

武三思得幸於中宗京兆人韋月將等不堪憤激上書

告其事中宗惑之命斬月將黄門侍郎宋璟執奏請按而後刑中宗愈怒不及整衣履岸巾出側門迎謂璟曰朕以爲已斬矣何以緩之命促斬璟曰人言宫中私於三思陛下竟不問而斬臣恐有竊議固請按而後刑中宗大怒璟曰請先斬臣不然終不奉詔乃流月將于嶺南尋使人殺之

柳澤睿宗朝太平公主用事奏斜封官復舊職上疏諫曰藥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裨過是以習

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邇諛佞者積危殆之本陛下即位之初納姚宋之計咸黜斜封近日又命斜封爲斜封之人不忍棄也先帝之意不可違若斜封之人不忍棄是韋月將燕欽融之流不可褒贈李多祚鄭克義之徒不可清雪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獨忍於彼使善惡不定反覆相攻致令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爲正者銜冤附僞者得志將何以止奸邪將何以懲風俗耶睿宗遂從之因而擢澤拜監察御史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玄宗嘗遣中官往淮南採捕鵁鶄及諸水禽上疏諫曰方今九鴈時忙三農並作田夫擁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達于京師力倦擔負食之以魚肉間之以稻粱道路觀者莫不言陛下賤人而貴鳥陛下當以鳳凰爲凢鳥麒麟爲凢獸則鵁鶄鸂鶒之類曷足貴也陛下昔龍潛藩邸備歷艱危今氛祲廓清高居九五玉帛子女充於後庭職貢珍奇盈於內府過此

之外又何求哉手詔答曰朕先使人取少雜烏其使
不識朕意將烏稍多卿具奏之詞誠忠懇深稱朕意
卿達識周材義方敬直故輟綱轄之重以處方面之
權果能閑邪存誠守節彌固骨鯁忠烈遇事無隱言
念忠讜深用喜慰今賜卿物四十段用答至言
安祿山天寶末請以蕃將三十人代漢將玄宗宣付中
書令即日進呈韋見素謂楊國忠曰安祿山有不臣
之心暴於天下今又以蕃將代漢其反明矣遽請對

玄宗曰卿有疑禄山之意耶見素趨下殿涕泗且陳禄山反狀詔令復位因以禄山表留上前而出俄又宣詔曰此之一奏姑容之朕徐爲圖矣見素自此後每對見每言其事曰臣有一策可銷其難請以平章事追之玄宗許焉草詔訖中留之遣中使輔璆琳送甘子且觀其變璆琳受賂而還因言無反狀玄宗謂宰臣曰必無二心詔本朕已焚矣後璆琳納賂事洩因祭龍堂託事撲殺之十四年遣中使馮承威賫璽

書名祿山曰朕與卿修得一湯故名卿至十月朕待卿于華清宫承感復命泣曰臣幾不得生還祿山見臣進宣旨踞牀不起但云聖上安穩否遽令送臣於別館數日然後免難至十月九日反於范陽以誅國忠爲名蕩覆二京竊弄神器迄今五十餘年而兵未戢易曰履霜堅氷至所由者漸向使師尹竭股肱之力武夫効腹心之誠則猪突狶勇亦何能至失於中策寧在人謀痛哉

剛正第四

韋仁約彈右僕射褚遂良出為同州刺史遂良復職黜仁約為清水令或慰勉之仁約對曰僕守狂鄙之性假以雄權而觸物便發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然不能碌碌為保妻子也時武候將軍田仁會與侍御史張仁禕不協而誣奏之高宗臨軒問仁禕仁禕惶懼應對失次仁約歷階而進曰臣與仁禕連曹頗知事由仁禕懦而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聽致

仁禕非常之罪則臣事陛下不盡臣之恨矣請專對其狀詞辨縱横音旨朗暢高宗深納之乃釋仁禕仁約在憲司於王公卿相未嘗行拜禮人或勸之答曰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獨立耳後為左丞奏曰陛下為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令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亦微臣盡命之秋矣振舉綱目朝廷肅然

李義府恃恩放縱婦人淳于氏有容色坐繫大理乃託

大理丞畢正義曲斷出之或有告之者詔劉仁軌鞫之義府懼謀洩斃正義於獄侍御史王義方將彈之告其母曰奸臣當路懷禄而曠官不忠老母在堂犯難以危身不孝進退惶惑不知所從母曰吾聞王陵母殺身以成子之義汝若事君盡忠立名千載吾死不恨焉義方乃備法冠横王階彈之先叱義府令下三叱乃出然後跪宣彈文曰臣聞春鸎鳴於獻歲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應時士有賤而言忠者乃廷

劾義府曰臣聞附下罔上聖主之所宜誅心狠貌恭明時之所必罰是以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乗權終齒漢皇之劍中書侍郎李義府因縁際會遂階通職不盡忠竭節對揚王休策蹇勵駑祗奉皇眷而乃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遊群小貪冶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地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恕孰不可容方當金風届節玉露啟途霜

簡與秋興共清忠臣將鷹鸇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貶萊州司户秩滿于昌樂聚徒教授毋亡遂不復仕進總章二年卒撰筆海十卷門人何彦先員半千制師服三年喪畢而去

李昭德則天朝有訣佞者必見擢用有人於洛水獲白石有數點赤詣闕請進諸宰臣詰之其人曰此石赤心所以進昭德叱之曰洛水中石豈盡反耶左右皆

失笑昭德建立東都羅城及尚書省洛水中橋人不知其役而功成就除數凶人大獄遂罷以正直廷諍為皇甫文所搆與来俊臣同日棄市國人懽憾相半哀昭德而快俊臣也

魏元忠以摧辱二張反為所搆云結少年為耐久朋則天大怒下獄勘之易之引張説為證召大臣令元忠與易之説等定是非説佯氣逼不應元忠懼謂説曰張説與張易之羅織魏元忠耶説叱曰魏元忠為丞

相而有委巷小兒羅織之言豈大臣所為則天又令說言元忠不軌狀說曰臣不聞也易之遽曰張說與元忠同逆則天問其故易之曰說往時謂元忠居伊周之地臣以伊尹放太甲周公攝成王之位此其狀也說奏曰易之昌宗大無知所言伊周徒聞其語耳臣乃知伊尹周公為臣之本末元忠初加拜命授紫綬臣以郎官拜賀元忠曰無尺寸功而居重任不勝畏懼臣曰公當伊周之任何愧三品然伊周歷代書

為忠臣陛下不遺臣學伊周使臣將何所學說又曰易之以臣宗室故託為黨然附易之有台輔之望附元忠有族滅之勢臣不敢面欺亦懼元忠寃魂耳遂
焚香為誓元忠免死流放嶺南
張易之昌宗方貴寵用事潛相者言其當王險薄者多附會之長安末右衛西街有牓云易之兄弟長孫汲裴安立等謀反宋璟時為中丞奏請窮理其狀則天曰易之巳有奏聞不可加罪璟曰易之為飛書所逼

窮而自陳且謀反大逆法無容免請勒就臺勘當以明國法易之等久蒙驅使分外承恩臣言發禍從即入愕鑊然義激于心雖死不恨則天不悅内史楊再思遽宣勅命令璟出璟曰天顔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臣擅宣主命左拾遺李邕歷階而進曰宋璟所奏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所奏則天意若解乃傳命令易之就臺推問斯須特勅原之仍遣易之昌宗就璟辭謝拒而不見令使者謂之曰公事當公言之私見

即法有私也璟謂左右恨不先打豎子腦破而令混亂國經吾負此恨時朝列呼易之昌宗為五郎六郎璟獨以官呼之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喚五郎為卿璟曰鄭杲何庸之甚若以官秩正當卿號若以親故當為張五郎六郎矣足下非張氏家僮號五郎六郎何也杲大慙而退

宋璟則天朝以頻論得失內不能容而憚其公直乃勅璟往揚州推按奏曰臣以不才叨居憲府按州縣乃

監察御史事耳今非意差臣不識其所由請不奉制
無何復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璟復奏曰御史中
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且仲翔所犯贓污耳今髙
品有侍御史卑品有監察御史今勅臣恐非陛下之
意當有危臣請不奉制月餘優詔令副李嶠使蜀嶠
喜名璟曰叨奉渥恩與公同謝璟曰恩制示禮數不
以禮遣璟璟不當行謹不謝乃上言曰臣以憲司位
居獨坐今隴蜀無變不測聖意臣副嶠何也恐乖朝

廷故事請不奉制易之等冀璟出使當別以事誅之既不果伺璟家有婚禮將刺殺之有客以告者璟乘車舍于他所乃免易之尋伏誅

薛懷義承寵遇則天俾之改姓云是駙馬薛紹再從叔僧俗皆號為薛師猖狂恃勢多度膂力者為僧潛圖不軌殿中侍御史周矩奏請按之則天曰不可矩固請則天曰卿去矣朕即遣來矩至臺薛師亦去蹋階下馬但坦腹於床將按之薛師躍馬而去遽以聞則

天則天曰此道人患風不須苦問所度僧任卿窮按其事諸僧悉流遠惡州矩後竟為薛師所搆下獄死則天朝契丹寇河北武懿宗將兵討之畏懦不進北賊退散後乃奏滄瀛等州詿誤者數百家左拾遺王永禮廷折之曰素無良吏教習城池又不完固遇賊畏懼茍從之以求生豈其素有背叛之心耶懿宗擁兵數萬聞賊輒退走失城邑罪當誅戮今乃移禍草澤詿誤之人以自解豈為臣之道請斬懿宗以謝河北

百姓懿宗惶懼諸詿誤者悉免

中宗朝鄭普思承恩寵而潛圖不軌蘇瓌奏請按之以司直范獻忠為判官瓌奏收普思普思妻得幸於韋庶人特勑於御前對中宗屢抑瓌而理普思應對頗不申獻忠歷階而進曰臣請先斬蘇瓌中宗問其故對曰蘇瓌國之大臣荷榮貴久矣不能先斬逆賊而後聞令使其眩惑天聽揺動刑柄而普思反狀昭露陛下為其申理此則反者不死臣請死終不能事普

思勗乃定朝廷咸壯之

中宗反正纔月餘而武三思居中用事皇后韋氏頗干

朝政如則天故事桓彥範奏曰伏見陛下每臨朝聽

政皇后必施帷幔坐於殿上參聞政事愚臣歷選列

辟詳求往代帝王有與婦人謀及政事者無不破國

亡家傾輈繼路以陰干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

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書稱牝雞之晨唯家之索易曰

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干政也伏願陛下覽古

人之言以蒼生為念不宜令皇后往正殿干外朝專
在中宫聿修陰教則坤儀式叙冐命惟新矣疏奏不
納又有梵僧惠範山人鄭普思葉靜能等挾左道出
入宫禁彦範等切諫並不能從後彦範等反及禍
桓彦範等既匡復帝室勲烈冠古武三思害其公忠將
誣以不軌誅之大理丞李朝隱請問明狀卿裴譚附
會三思異朝隱判竟坐誅譚遷刑部尚書侍御史李
祥彈之曰異李朝隱一判破桓敬等五家附會三思

狀驗斯在天下聞者莫不寒心刑部尚書從此而得

略無迴避朝廷壯之祥解褐藍亭尉因校考為録事

參軍所擠排祥趨入謂刺史曰録事恃糾曹之權祥

當衝要之地為其妄褒貶耳使祥秉筆頗亦有詞刺

史曰公試論録事狀遂援筆曰怯斷大案好勾小稽

隱自不清疑他總濁階前兩競闘困方休獄裏囚徒

非赦不出天下以為譚笑之最矣

宗楚客與弟晉卿及紀處訥等恃權勢朝野岳牧除拜

多出其門百寮惕懼莫敢言者監察御史崔琬不平之乃具法冠陳其罪狀請收按問中宗不許明日又進密狀乃降勑曰卿列霜簡忠在觸邪遂能不懼權豪便有彈射眷言稱職深領乃誠然楚客等大臣須存禮度朕識卿姓名知卿鯁直但守至公勿有廻避自此朝廷相謂曰仁者必有勇其崔公之謂歟累遷刑部郎中琬兄璆以孝友稱歷刑部員外揚州司馬丁母憂晝夜哀號水漿不入於口不勝喪而卒

陸大同為雍州司田時安樂公主韋温等侵百姓田業大同盡斷還之長吏懼勢謀出大同會將有事南郊時巳十月長吏乃舉牒令大同巡縣勸田疇冀他判司摇動其按也大同判云南郊有事北陸巳寒丁不在田人皆入室此時勸課切恐煩勞長吏益不悅乃奏大同為河東令尋復為雍州司倉長吏新興王晉附會太平公主故多阿黨大同終不從因謂大同曰雍州判佐不是公官公何為不別求好官大同曰無

他材但守公直素無廊廟之望唯以雍州判佐為好官晉不能屈大同閨門邕睦四從同居法言即大同伯祖也

李令質為萬年令有富商行盜繫而按之駙馬韋擢策馬入縣救盜者令質不從擢乃譖之於中宗中宗怒臨軒召見舉朝為之恐懼令質奏曰臣必以韋擢與盜非親非故故當以貨求耳臣豈不懼擢之勢但守陛下法死無所恨中宗怒解乃釋之朝列賀之曰設

以獲譴流放嶺南亦為幸也

唐新語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唐新語卷三至五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　恕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孫　琨

唐新語卷二　　　　唐　劉肅　撰

公直第五

盧方慶武徳中為察非掾太宗深器重之引與議建成事方慶辭曰臣母老請歸養太宗不之逼貞觀中以為蒙城令孫襲秀神龍初為監察御史時武三思誣桓敬等反又稱襲秀與敬等有謀至是為侍御史冉祖雍所按辭理竟不屈或報祖雍云適有南使至云

桓敬已死龔秀聞之泫然流涕祖雍曰桓彥範負國刑憲今已死矣祖雍按足下事意未測聞其死乃對雍流涕何也龔秀曰桓彥範自負刑憲然與龔秀有舊聞其死豈不傷耶祖雍曰足下下獄聞諸弟俱縱酒而無憂色何也龔秀曰龔秀何負於國家但於桓彥範有舊耳公若盡殺諸弟不知矣如獨殺龔秀恐明公不得高枕而卧祖雍色動握其手曰請無慮當活公乃善為之辭得不坐

陸德明受學於周弘正善言玄理王世充僭號署為散
騎侍郎王子師之將行束脩之禮德明服巴豆散卧
東壁下世充子入跪床下德明佯紿之痢竟不與語
遂移病成皋及入太宗朝引為文學館學士使閻立
本寫真形褚亮為之讚曰經術為貴玄風可師勵學
非遠通儒在茲終於國子博士
李密既降徐勣尚守黎陽倉謂長史郭恪曰魏公既歸
于唐我士衆土地皆魏公之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即

是自邀富貴吾所恥也今宜具録以啟魏公聽公自獻則魏公之功也及使至高祖聞其表甚怪之使者具以聞高祖大悅曰徐勣盛德推功真忠臣也即授黎州總管賜姓李氏

貞觀中太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記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為檢戒庶乎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

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劉洎進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太宗謂侍臣曰朕偶作艷詩虞世南便諫曰聖作雖工體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而令而後請不奉詔太宗曰卿懇誠若此朕用嘉之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乃賜絹五十疋先是梁簡文帝為太子好作艷詩境內化之浸以成俗謂之宮體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集以

大其體永興之諫頗因故事

竇静為司農卿趙元楷為少卿静頗方直甚不悅元楷之為官屬大會謂元楷曰如隋煬帝意在奢侈竭四海以奉一人者司農須公矣方今聖上躬履節儉屈一人以安兆庶司農何用於公哉元楷赧然而退初

太宗既平突厥徙其部衆於河南静上疏極諫以為不便又請於太原置屯田以省饋餉皆有弘益

文德皇后崩未除喪許敬宗以言笑獲譴及太宗梓宮

在前殿又垂臂過侍御史閻玄正彈之曰敬宗往居
先后喪已坐言笑黜削今對大行梓宮又垂臂無禮
敬宗懼獲罪高宗寢其奏事雖不行時人重其剛正
劉仁軌為左僕射暮年頗以言詞取悅訴者戶部員外
魏克已斷案多為仁軌所異同克已執之曰異方之
樂不入人心秋蟬之聲徒聒人耳仁軌怒焉詈之曰
癡漢克已俄遷吏部侍郎
則天朝豆盧欽望為丞相請輟京官九品已上兩月日

俸以贍軍轉帖百官司令拜表羣臣但赴拜表而不知事由拾遺王求禮謂欽望曰羣官見帖即赴竟不知拜何所由既以輟俸供軍而明公祿厚俸優輟之可也卑官貧迫奈何不使其知而欺奪之豈國之柄耶欽望形色而拒之表既奏求禮歷階而進曰陛下富有四海足以儲軍國之用何藉貧官九品之俸而欽望欺奪之臣竊不敢納言姚璹前進曰秦漢皆有稅算以贍軍求禮不識大體妄有爭議求禮曰秦皇

漢武稅天下使空虛以事邊奈何使聖朝倣習之姚
璹言臣不識大體不知璹言是大體耶遂寢
魏元忠男昇娶滎陽鄭遠女昇與節愍太子謀誅武三
思廢爲庶人不克爲亂兵所害元忠坐繫獄遠以此
乃就元忠求離書令日得離書明日改醮殿中侍御
史麻察不平之草狀彈遠曰鄭遠納錢五百萬將女
易官先朝以元忠舊臣操履堅正豈獨尚茲賢行實
欲榮其姻戚遂起復授遠河内縣令遠子良解褐洛

州參軍既連婚國相父子崇赫追元忠下獄遂誘私
離令日得書明日改醮且元忠官歷三朝榮躋十等
雖金精屢鑠而玉色常温遠胄雖參華身實凡品若
言齊鄭非偶不合結褵既冰玉交歡理資同穴而下
山之失未遠御輪之轍已周無聞寄死託孤見危授
命斯所謂滓穢流品黷辱衣冠而乃延首靦顔重塵
清鑒九流選叙須有淄澠四裔遐陬宜從擯斥雖渥
恩周洽刑罰免加而名教所先理資懲革請裁以憲

綱禁錮終身遠從此廢棄朝野咸賞察之公直

來俊臣棄故妻奏娶太原王慶詵女侯思正亦奏娶趙郡李自挹女勑政事商量內史李昭德撫掌謂諸宰曰大可笑大可笑諸宰問故昭德曰往年來俊臣賊劫王慶詵女已大辱國今日此奴又請索李自挹女乃復辱國耶遂寢思正竟為昭德所繩榜殺之

長安末諸酷吏並誅死則天悔於枉濫謂侍臣曰近者朝臣多被周興來俊臣推勘遞相牽引咸自承伏國

家有法朕豈能違中間疑有濫者更使近臣就獄推問得報皆自承引朕不以為疑即可其奏自周興俊臣死更不聞有反逆者然已前就戮者豈不有寃濫耶夏官侍郎姚崇對曰自垂拱已後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枉酷自誣而死告事者特以為功天下號為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輙有動揺賴上天降靈聖情發寤誅滅凶豎朝廷晏安今日已後微軀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內

外官更無反逆者則天大悅曰已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乃賜銀一千兩

景龍中中宗嘗遊興慶池侍宴者遞起歌舞并唱迴波詞方便以求官爵給事中李景伯亦起舞歌曰迴波詞持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於是宴罷

安樂公主恃寵奏請昆明池以為湯沐中宗曰自前代

已來不以與人不可安樂於是大役人夫掘其側為池名曰定昆池池成中宗韋庶人皆往宴焉令公卿已下咸賦詩黄門侍郎李日知詩曰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時傳作者勞後睿宗登位謂日知曰朕當時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如此俄拜侍中

景龍末朝綱失敘風教既替公卿大臣初拜命者例許獻食號為燒尾時蘇瓌拜僕射獨不獻食後因侍讌宗晉卿謂瓌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喜乎中宗默

然環奏曰臣聞宰相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踴
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
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晉卿無以對
中宗暴崩祕不發喪韋庶人親總庶政召宰相韋巨源
等一十一人入禁中會議遺詔令韋庶人輔少主知
政事授相王太尉參謀輔政宗楚客謂韋溫曰今皇
太后臨朝宜停相王輔政且太后與諸王居嫂叔之
地難為儀注是詔理全不可蘇環獨正色拒之謂楚

客等曰遺詔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楚客温等大怒遂削相王輔政詔乃宣行之

玄宗命宋璟製諸王及公主邑號續遣中使宣詔令更作一佳號璟奏曰七子均養鳲鳩之德至錫名號不宜有殊今奉此旨恐母寵子異非正家國之大訓王化之所宜不敢奉詔玄宗從之

蘇瓌開元七年五月己丑朔日有蝕之玄宗素服俟變撤樂減膳省囚徒多所原放水旱州皆定賑恤不急

之務一切停罷環與宋璟諫曰陛下頻降德音勤恤人隱令徒已下刑盡責保放唯流死等色則情不可寬此古人所以慎赦也恐言事者直以月蝕脩刑日蝕脩德或云分野應災祥冀合上旨臣以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女謁不行讒夫漸遠此所謂脩德囹圄不擾甲兵不黷理官不以深苛軍將不以輕進此所謂脩刑也若陛下常以此留念縱日月盈虧將因此而致福又何患乎且君子恥言浮於行故曰予欲無

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要以至誠動
天不在制書頻下玄宗深納之
定安公主初降王同皎後降韋擢又降崔詵詵先卒及
公主薨同皎子繇爲駙馬奏請與其父合葬勑旨許
之給事中夏侯銛駁曰公主初昔降婚梧桐半死逮
乎再醮琴瑟兩亡則生存之時已與前夫義絶殂謝
之日合從後夫禮葬今若依繇所請却祔舊姻但恐
魂而有知王同皎不納於幽壤死而可作崔詵必訴

於玄天國有典章事難逾越銛謬膺駁正敢廢司存
請傍移禮官以求楷定朝廷咸壯之
玄宗將封禪泰山張說自定升山之官多引兩省主録
及已之親戚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官爵者天
下之公器德望為先勞舊為次若顛倒衣裳則譏議
起矣今登封沛澤千載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
吏末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
之際事猶可改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談何足慮也

果爲宇文融所劾

李輔國扈從肅宗栖止帷幄宣傳詔命自靈武即判行軍司馬中外樞要一以委之及克京城後於銀臺門決事凡追捕先行後聞權傾朝野道路側目又求宰相肅宗謂之曰御勲業則可公卿大臣不欲如之何又諷裴冕等速表薦已肅宗患之乃謂蕭華曰輔國求爲宰相若公外表來不得不與御與裴冕爲之所華出問冕冕曰初無此事臂可截也而表不爲也

復命奏之上大悅

清廉第六

李襲譽江淮俗尚商賈不事農業及襲譽為揚州引雷陂水又築句城塘以灌溉田八百餘頃襲譽性嚴整在職莊肅素好讀書手不釋卷居家以儉約自處所得俸祿散給宗親餘貲寫書數萬卷每謂子孫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一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樹事之可以充衣所寫得書可以求

官吾歿之後爾曹勤此三事可以無求於人矣時論尤善之

鄭善果父誠周為大將軍討尉遲迥遇害善果性至孝篤慎大業中為魯郡太守母崔氏甚賢明曉正道嘗於閤中聽善果決斷聞剖析合理悅若處事不允則不與之言善果伏床前終日不敢食母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汝先君清恪以身殉國吾亦望汝及此汝自童子承襲茅土今至方伯汝豈自能致之耶安

可不思此事吾寡婦也有慈無威使汝不知教訓以負清忠之業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君乎善果由是勵已清廉所莅咸有政績煬帝以其儉素考為天下第一賞物千段黄金百兩入朝拜左庶子數進忠言多所匡諫遷工部尚書正身奉法甚著勞績

馮立有武藝略涉書記事隱太子太子誅左右悉逃散立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逃其難乃率兵犯玄武門殺將軍敬君弘謂其徒曰微以報太子矣遂解兵而

遁俄來請罪太宗數之曰汝間構阻我骨肉復出兵來戰殺我將士汝罪大也何以逃死對曰屈身事主期於效命當戰之日無所顧憚因歔欷悲不自勝太宗宥之立謂其所親曰逢莫大之恩終當以死奉答俄而突厥至便橋立率數百人力戰殺獲甚衆太宗深嘉歎之出牧南海前後牧守率多貪冒蠻夷患之數為叛逆立不營生業衣食取給而已嘗至貪泉歎曰此吳隱之所酌泉也飲一杯何足道哉吾當汲而

為食畢飲而去

裴炎有雅望於朝廷高宗臨崩與舅王德真俱受遺詔輔少主則天既臨朝廢中宗為廬陵王將行革命之事徐敬業舉兵於揚州時炎為內史示閑暇不急討則天潛察之詔下炎獄鳳閣侍郎胡元範劉齊賢等廷爭以炎忠鯁無反狀則天曰炎反有端顧卿不知耳範賢曰若裴炎反臣等亦反則天曰朕知裴炎反知卿不反炎既誅範賢亦被廢黜炎將刑顧謂兄弟

曰可憐官職並自得之炎無分毫過今坐炎流竄矣

炎雖官達而甚清貧收其家略無積聚時人傷焉

楊嶠為祭酒謂人曰吾雖三品非不榮貴意常不逾疇

昔一尉也時議重之嶠祖父休之事北齊執政將封

為王以寵之休之固辭退而謂人曰我非奴非豨何

事封王耶

李日知為侍中頻乞骸骨詔許之初日知將欲陳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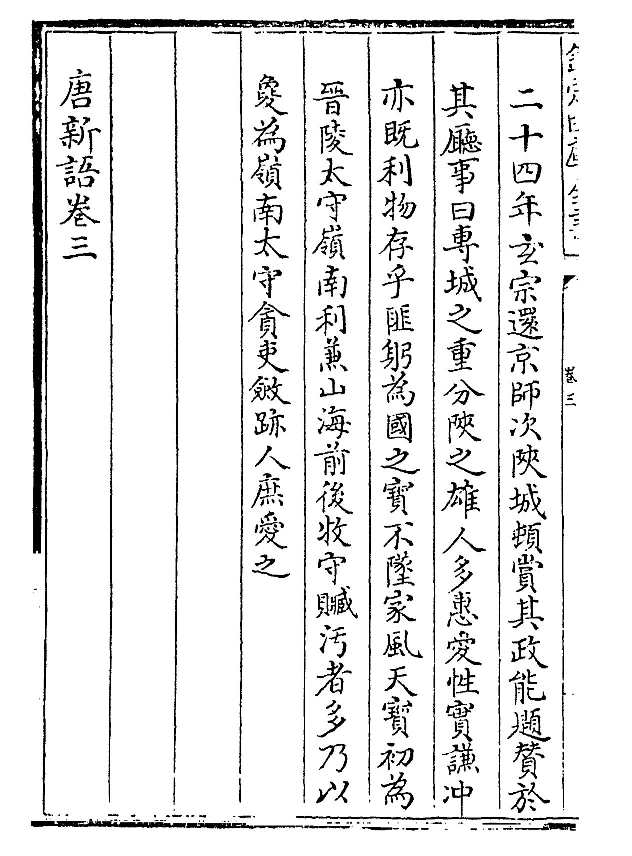
與妻謀及還飭裝將出居别業妻驚曰家室屢空子

弟名宦未立何為辭職也曰知曰書生至此已過分
入情無厭若谿其心是無止足也
李懷遠久居榮位而好尚清簡宅舍屋宇無所增改嘗
乘款段豆盧欽望謂之曰公榮貴若此何不買駿者
乘之荅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假別求聞者歎服
馮履謙七歲讀書數萬言九歲能屬文自管城尉丁艱
補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河陽尉與謙有舊餉一
鏡焉謙集縣吏遍示之咸曰維揚之美者甚嘉也謙

謂縣吏曰此張公之所致也吾與之有舊雖親故不坐著之章程吾効官但得俸禄自守豈私受遺哉昌言曰清水見底明鏡照心余之効官必同於此復書於使者乃歸之聞者莫不歎尚官至駕部郎中

盧懷慎其先范陽人祖父悊為靈昌令因家焉懷慎少清儉廉約不營家業累居右職及秉鈞衡器用服飾無金玉文繡之麗所得俸禄皆隨時分散而家無餘蓄妻子不免匱乏及薨贈荆州大都督謚曰文成玄

宗幸東都下詔曰故檢校黄門監盧懷慎衣冠重器廊廟偉材訏謨當三傑之一學行總四科之二等平津之輔漢同季文之相魯節隣於古儉實可師雖清白瑩然簒籯金非寶然妻孥貧窶儋石屢空言念平昔彌深軫悼宜恤凌統之孤用旌晏嬰之德宜賜物一百段米粟二百石明年車駕還京師望見懷慎别業方營大祥齋慨其貧乏即賜絹五百疋制蘇頲為之碑仍御書焉子奐歴任以清白聞為陜郡太守開元



二十四年玄宗還京師次陜城頻賞其政能題賛於其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陜之雄人多惠愛性實謙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為國之寶不墜家風天寶初為晉陵太守嶺南利兼山海前後牧守贓污者多乃以憂為嶺南太守貪吏斂跡人庶愛之

唐新語卷三